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二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東壩高堰

按江南之有東壩猶江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東壩在高淳縣東南六十里與溧陽分界高淳縣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如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鼈兩河議曰高堰去寶

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三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有奇則去堰不啻界三丈有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東下而北趨不然淮一東下安得有淮南數郡縣耶觀此則壩與堰可廢乎廢東壩者多出於壩上之人至追究蘇軾單錡之言廢高堰者出於泗州之人致潘季馴以毀陵之罪殊可痛恨

高堰

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曰高加堰堰不見史而僅見郡志

為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
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蓋精於
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以為治射陽則此堰尤
其密邇為登築復奚疑獨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
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五十六年中間並無有
人云及高堰者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叅軍李孟傳加葺
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即今高
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

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沖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為作
記予於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
民其時吳寇壓境蓋岌岌矣乃能興屯彊兵保障江淮
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伯既有專祠矣吾以為上
當冠以元龍下當嗣以潘季馴為三公合祠蓋皆勤於
高堰者

杜少陵子

近人有以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證宗文無早夭之事父

歿後尚漂寓江陵而不知宗武有官職官蓋正字見文苑英華任華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覲叔父序序曰吾見驥子齟齬之時愛其神清知其才清今果爾也頃漂淪荆楚既孤且貧求食於誰託身於誰四海茫茫未獲所寄及遇我隴西公獲所寄矣公以故人之子憐而收之去溝壑而寄乎南山罷轉蓬而蔭於桃李君子曰隴西公在正字為不孤矣今離叔父頗久暫歸阮家之巷感知己厚恩尋赴李膺之門華與臨別撫其背曰高門

積慶無忘乎聿修厥德大名難繼宜其自強不息念哉
按叔父名觀行四公詩爾到江陵府即其人也隴西公
不知何名記之俟考

震川

歸有光震川別號記曰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
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
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
忻慕焉按王元美之子士騏萬曆壬午解元己丑進士

是何王兩先生天皆昌其後且皆第一人何二李之不
振哉

鄭花

慎懋官華裔花木考曰玉蘂名鄭花此花條蔓而生狀
如茶蘼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始如冰絲上綴金
粟花心復有碧筍髣髴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眾鬚上
散為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為玉蘂羣芳所未有也 本

草綱目山礬一名芸香一名柘花

柘音鄭

一名瑒花

瑒音暢

一名七里香李時珍曰按周必大云柘音陣出南史荆俗謠柘為鄭呼為鄭樊而江南又謠鄭為瑒也黃庭堅云江南野中椹花極多野人采葉燒灰以染紫為黝不借礬而成予因以易其名為山礬又曰按沈括筆談云古人藏書辟蠹用芸香謂之芸草即今之七里香也叅以蒼頡解詁許慎說文等書則芸香非一種沈氏指為七里香不知所據恐亦臆度曾端伯又以七里香為玉蕊花亦未知其何據也 升菴丹鉛錄云蕃釐觀瓊花

即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也宋傅子容詩云比瑒如攀總
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
藥花取其色白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蒼菊花本草
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
攀枝弄色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云五色雲
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唯見斑
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瓏璵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
女冠夜窺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合觀衆詩瓊花色

白曰瑒曰簪曰鄭殆異名而同實者

側注冠

後漢書輿服志高上冠一曰側注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上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按史記酈生初見沛公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是側注冠通於儒生也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帶七尺斬蛇劍是側注亦通於天子也明徐有貞謂石亨曰安得以側注冠而隨兄後故

疑而辨之

衣鉢

郭青螺集萬曆乙酉予入韶州至曹溪寺僧因出傳衣
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絨褐衣而間以金鏤傳燈錄謂西
域屈昫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為廣
東提學魏莊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
以漆膠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
今履差長耳考衣實出達摩非佛所遺者今宇內千年

之物獨此衣存按廣韻昫許縣切音絢

干寶

王世貞曰干氏按楊萬里談晉于寶事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干寶以進曰乃干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為一字師然余家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字令升及搜神記周禮注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為字畫相沿之譌未知孰是

謝承後漢書

隋書經籍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註曰無帝紀吳
武陵太守謝沈後漢書八十五卷註曰本一百二十二
卷晉祠部郎馬氏文獻通考俱不載然謝承書明永樂
揚州刊本世或有藏者

已上數條寓袁浦同閻君百詩叅考

古歡堂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三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白雲司引議

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是其職也尚書主之左右
侍郎輔之十四司郎官分理之劉熙釋名曰尚上也言
最在上總領之也韋昭辨釋名云尚猶奉也司郎言事
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尚主亦然春

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書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郎官之趨立案前而奉其文書蓋古制也

又

子產鑄刑書商鞅鑄刑鼎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亦云三尺四寸之律故謂之三尺

又

漢初三章不可行矣蕭何因李悝法經六篇益為九篇
叔孫通增為十八篇趙禹張湯增至三百五十九章網
已密矣唐之律令格式房玄齡增損隋制而為之科條
雖簡文義艱澁律令之講讀不已難乎宋臣竇儀上刑
統三十卷後刑部侍郎方滋復上斷例七十卷於是刑
獄之事不問律之當否而問例之有無明嘉萬間重如
矜訂然律或重而難行者則例常從輕不無過輕而失

之縱律或輕而易犯者則例常從重不無過重而近於苛總而論之例有時為重輕而律則一定不可易也雖然世儒多言用例之非矣漢儒之引經斷獄非即用例之權輿乎

又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義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如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又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情詞何緣
復聞飲猶隱却告人姓名今之匿名文書也司刑者所
勿聽矣

又

聽訟不惜民命冤氣鬱結便不可解如彭生之托於豕
戚姬之托於犬子胥怒濤伯有介馳皆理所必至無足
異者

又

昔人云犴戶苔生囹圄籥動載酒屬車幸無冤氣觀囚
軍府或聽鳴琴張文成所以贊徐有功也

又

鹽鐵論云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此深為酷刑之
喻者

又

古者明刑弼教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用往往斷死於

前觸禁於後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寔人之屬寡營
戴盆千金之子避嫌抵壁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槩操
一切之法外狃故牘則便襲憚更莫開一面之網或矜
智巧以為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
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
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
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為奸飢寒疲斃沈滯不問犯者
既已伏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為誅求之計罪人不即疏

決必令廣板富戶以為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又

仲尼歎子產遺愛而惠與義必兩稱之二者不可偏用也專用猛則玉石俱焚一味寬則公私皆廢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今之寬非惠也縱也今之猛非義也刻也刑之偏頗而黷戾獄之放縱而紛亂不可不察矣

又

仁者不期於弛刑期於刑當其罪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則死者與我之心皆無憾夫必死者與我之心兩無憾則其所全活者多矣

又

典獄者一日之間所斷刑獄咸當其辜無妄羅織無輕斬艾將夢寐而魂寧檢點而心慊是自然之福自我造之不然悞戕民命反之幽獨其自誅也甚於鬼神之誅我也可不慎歟

又

凡伏雌至弱也然狸獾或搏其雛必奮翼擊之不慮弗勝典獄者於孤獨母子之間務矜全之可矣

又

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獄得其平則人皆化之鵠臬且為鳳凰稂莠皆為嘉穀矣

又

古設官分職唯刑官以士師名蓋以典獄之官必明禮義備道德通經術者斯克居之示後世知刑官之重蓋以其能惜民命耳

又

講讀律令古重之矣其文艱澁其義隱晦王肯堂一注最為明切然行之久而多所變更未盡合也昔北魏置律博士轉相授受宋神宗置律學設教授試律義豈無謂哉

又

秋官一名長流顏氏家訓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為長流耶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盜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按山海經長流之山流作留則長音常復何疑

又

張湯少時鞫鼠一事天資刻薄已胎於此漢書不列酷吏說者謂孟堅與其裔孫純同時遂拔湯於酷吏而別置之以為史法失實余按漢書湯傳全襲史記未嘗少有裁損即其於趙禹朱買臣傳中又復連類及之讀者往往疾首蹙額以湯為酷吏之尤然則湯為酷吏雖以孟堅欲曲為之諱不可得而其子若孫四世顯貴亦不能掩乃祖父鏗薄之行則世之甘為酷吏而不卹者夫亦可以知所鑒矣

古歡堂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四

戶部侍郎田雯撰

序

海右陳人集序

古之詩人官水部者梁有何遜唐有杜甫張籍夫三詩人之生平不專官水部也遜曾為廬陵記室甫拾遺籍亦國子司業千百世下人稱之獨水部之名為甚美一似司水大夫風流醞藉瓌詞雄響足以領袖壇墀出其

剩馥殘膏猶可沾丐佞曹長而不敢與之列僚友爭坐
位者此何故也司空冬官掌山澤屯田衢闕苑園木石
薪蔬畋獵溝洫工匠之細眎司禮樂兵刑直下一格含
雞舌香進退於第二螭頭六曹班聯中甘居座末自有
詩人接跡其間水部一官遂為最美之頭銜是設官分
職以來特留此曹作揚扈風雅之地以待吐英咀華燦
世絕俗之人非其人莫得除如此詩人之宜在水部才
地稱也水部之遇詩人水部之光也前有三詩人後無

繼者水部之不幸而詩道之孤也由今考之遜綺才麗
藻為約雲輩所賞歎東閣梅花詩乃官水部時作甫居
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自言晚節律細正依嚴武
在劔川為工部貲外郎時也白居易撰張籍制云文教
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詩歌作以水曹郎處張籍焉蘇
子瞻謂詩人例作水曹郎殆以此與落落千餘年司水
大夫正夫之詩出研鍊體格穩順聲執掉鞅飛洋奪六
朝唐人之席與三詩人後先輝映司空吟署不至寡侶

少徒庶乎風雅未墜也蓋正夫之為詩也穿穴書傳自六經以下嚙齶搜討故才氣岔涌文彩龐蔚如山川出雲如老將用兵如鈞樂奏廣庭淨洗箏笛之耳無難方駕仲言差肩文昌矣還山春事以後窺園百一百二蔥菴數卷一變再變激楚悲涼排宕沉鬱而歸之和平忠愛則直入少陵之室為水部詩派之傳人也詎偶然哉余亦兩官水部才地不稱於風雅之義無所闕今讀正夫詩橋舌眩目灑然退謝為弗及鄉之濫廁是官回顧

自失芒乎其無色也亦甚足愧已

循齋詩序

小雅四牡之詩勞使臣也曰不遑將母又曰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詩人之旨炳婉而多風也下此雨雪楊柳勞
人思婦亦無不托之謳詠抒寫懷抱各得其性情之正
盖天下事以詩人位置其間凡夫山青水黛劍光馬蹄
所至皆蘊藉風流可以睥睨一世詩亦何可廢也循齋
之為使臣也往來潞河道上兩閱月得詩八十餘篇忠

孝之思溢於言表而筆墨所至如百頃風潭千峰夏雲
忽而水流花開忽而兵車鐵馬幾無以闕其涯際篇中
却鄆少年昭君故里弘恩寺高橋諸作停車道左憑吊
流連官柳斜陽助人歎息至於春帆落照宮詞艷曲關
山月薄命妾古今各體則又直逼溫李遠駕徐庾可以
譜諸宮商彈曲項琵琶命錦瑟侍兒行酒發曼聲於小
鬟醉旗亭而畫壁何其工也先生使臣也詩人也王事
將母而外楊柳雨雪之吟亦不盡廢也世之能知循齋

之詩者始可與言四牡之詩且與之讀三百篇矣

萬行草詩序

今天下十有五省猶周之采風十五國也然周之采風至汝漢而止故十五國有詩而楚無詩楚猶不與况遠於楚數千里乎楚雖不得與於風而周之季屈原宋玉獨以騷傳其所云澧蘭沅芷則騷也者亦至沅而止沅之西又不與焉漢司馬相如曾西至滇授經於盛覽張叔顧長卿善賦未嘗賦滇之山川則知滇黔為西南荒

徼莊躡多事其為鄙不足道自昔然也明之世始郡
縣其地與他省等二三百年以訖今日課吏取士崇文
興行而其鄉之聞人學士與夫山川風物之美鳥獸草
木之竒觀亦遂多可采者焉凡遊其地者往往以詩傳
如王餘姚楊新都諸先輩皆以遷謫來也姑不具論而
詩人之挺拔者何大復以奉詔至滇吳明卿以衡文至
黔各擅風雅盛名考其篇章多寡則信陽較富直俟之
今日余同年友無棣克菴之詩一出始無遺憾毫髮而

有洋洋觀止之歎也克菴詩人中之挺拔者銜命擁傳
自楚而西由黔入滇講學於點蒼洱海哀牢雋唐碧雞
金馬之間驅車所歷必搜竒抉險發為嘯歌諸體無所
不工可以被之管絃鼓吹一代一似欲以滇風聲詩補
十五國之闕者其間感激流連疏宕清越又合乎離騷
之變音咄咄克菴為詩一至此矣余之詩不逮克菴遠
甚三載於黔詩既尠而語無一工即偶得一二積至百
十餘篇究無當於風騷之旨儻吾克菴見之未免捉鼻

而笑謂真夜郎不知漢大也

幹臣詩序

余少時讀徐文長謝茂秦之詩灑然異之以為二子韋
布士也而以能詩名聞當世百餘年後風雅未墜覽其
篇章猶愾然想慕其為人何也夫文長之為詩也似學
昌黎長吉而好奇過之盤空硬語稍失之傲兀詭異而
含英咀華光焰萬丈真有浩浩落落不可一世之槩陶
石簣袁中郎所以歎美不置也茂秦為嘉隆七子之一

自竟陵之說起言詩者以王李為諱矧附王李之驥尾者而當日詩學大昌實與于鱗元美諸君子執橐鞬于壇坫之上以文章奔走天下者數十年其人之賢雋為何如也考其生平眇君子之為人風流文采倜儻不羈燕趙梁宋之遊世猶傳賈扣遺事以為美談文長著書天池得事胡少保為幕府上客草露布於馬蹄盾鼻間白鹿一表又復譽噪公卿聲聞當宁嗚呼非一代人豪哉大抵二子負欽寄歷落之才皆託之詩以發其光怪

雄竒磅礴鬱蒸之氣故名士未有不能詩者今得之幹
臣為尤異也余固未獲與幹臣交而索序甚殷必以余
為知詩者夫詩本乎性情而足跡所至山川風雨慷慨
激昂之致有以助之幹臣之詩纏綿悽惻近於騷而溫
厚和平復歸於雅三百篇之正變叅半焉幽燕老將三
河少年幹臣實兼之余固未易闕量其端委也至其從
軍出塞之作楊柳雨雪之吟又非雕蟲小技區區附會
於風雲月露者比也以視青藤四溟何多讓焉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二十四泉草堂者王子秋史書屋也依歷下城西郭沿射圃上千佛山脚才二里屋前後蔬畦茨塘流水映帶墻外老柳數株蒼皮空腔高垂屋頂長條踈地茆茨鎧火吟詩聲與泉聲爭響即其處也泉曰望水明殷棠川相國築川上精舍於此園中簷簷竦竦以萬計今斤竹已盡大石猶存王子數椽在焉得葺屋詩四章句云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是也曾南豐謂齊多

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色味皆同蓋灤水之
旁出者七十二泉之名見於齊乘元于欽所編望水泉
列第二十四則其雁次相綴非篤論也余嘗取而閱之
趵突芙蓉濯纓數者而外其名率俚而不雅望水尤俚
之甚者于欽注泉水其詞旨不及酈元遠甚而華不注
之華泉明水鎮之淨明泉皆失不錄抑又踈矣今夫詩
人之可傳也百世後併其山川里巷而亦傳之如阮籍
之穀水盧仝之玉川司空圖之王官谷無不割據一林

麓谿澗之勝弗以讓人而詩人讀書之屋亦前後遞授
庸夫俗子不得而託足焉如宋玉故廬則庾子山居之
王右丞輞口山莊乃宋之間舊宅也余每怪濟南名泉
不乏詩人邊廷實李于鱗許殿卿輩生於其鄉曾未聞
於某泉之側攫半弓隙地為別墅者白雪樓在韓倉村
或云在嵒橋廛市間漫無可考獨棠川先生以相國工
詩搜挾望水之竒卜築其上閣老亭是以傳焉而今古
上下偃仰流連落王子秋史之手此其所以矜喜自負

氣足以豪而詩因之日工也余論秋史之詩仍以泉喻可乎夫泚然以齋者泉之源也澁澁而瑟瑟者泉之波也當夫風雨噴薄水石湍激之際於猿啼楓落時聞之不啻雍門之琴荆山之泣有助人淒其而不能自己者秋史之為詩悲歌慷慨鬱陶莫釋一往蒼涼蕭撼怛惓無膠之音髣髴似之識者歎為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矣一變而叶於金石歸之大雅猶夫泉之垂溜天紳衆山皆響匯為風潭萬頃而汗瀾卓蹕以放乎江河詎可

量哉噫是時秋也泉之上白雁書天水明木瑟余將欲
撰杖草堂掃殷園之風籜聽佛巖之石雨酒酣濡筆易
望水為秋史泉亦阮曲郎官湖之意殆以洗于飲之陋
而補酈元之所未注歟

桐餘吟集序

今夫大江限南北而鍾才遂以絕異子輿氏謂北方之
學未能或先意以獎許陳良其立詞抑揚高下實若袒
護北學推而崇之為不可易及者南與北何優何絀亦

視其人何如大抵才以地較非千載公論也梁庾信西
崑艷體擅文章之長而開府清新則自其使北以後稱
道之然信在南與徐陵齊名在北又與王褒同稱亦猶
唐之沈宋李杜王孟皮陸諸人各有儕偶不欲落落孤
行於天地分路揚鑣主盟並駕可謂才人之極致矣余
以為褒亦一南產耳北地豈其無人信客北地久何至
必引江左之彥為其匹敵薛道衡盧思道輩不足以爭
衡而韓陵一片石獨不可與蘭成枯樹賦角技逐鹿于

詞壇之上耶此又南人袒護之私懷或亦溫子昇之所
不屑也葉孝廉蕃久江左名流負雋才抱經術胸春志
塞悉發之於詩諸體已優其揭調尤在樂府讀之如房
露之曲唐山夫人之遺響焉其策時憤俗又如賈董之
疏白太傅之秦中吟焉余昔者嘗持一節以程才於江
南矣挂揚子之峭帆驚龍駭浪以為天之所以限南北
者在此而數年來所與往來交遊多嶽崎歷落之英瑰
偉通明之士指不槩屨而論詩則皆退讓辟易推蕃久

為能工噫徐陵王褒之流大江以南豈今日未可多邁
即陽羨陳君子萬為迦陵難弟能詩者也持蕃久詩來
示余因書此為序

稼雨軒詩序

今夫人不奇則詩必不工詩不工則可以弗作世之能
詩者谷量石計矣古人今人目未了數家之書輒爾矜
詡揭調搨剽盜補綴篇章非不卷帙飾美爭謂可觀
余嘗取而喻之如世巧女文繡動人設欲作錦究非異

錦又如偃師之戲舞中節拍舞罷則索然無生氣世之能詩者如是也余鄉識漁潢于黔陽從余論詩已歎其人之竒詩之工矣今官庶常兩年來讀書署齋數椽困風雨夏秋苦賦愁霖冬月畏寒突不黔者旬日而吟咏不少輟追隨學士之班因以盡悉石渠天祿之藏沿討源流而橫發其才思間騎一欵段出城門又復造余論詩每於世之能詩者狂嘯捧腹曾有句云安得世人盡聾聵憑君高座說文章是也然此其詩之進境也詩之

工實不自今日始設使當年唐蒙不闢道劉蛻不破天
荒黔有斯人豈遂湮沒不傳耶六詔之有盛覽張叔其
人自竒固不待司馬長卿之來可知也余于漁潢滋愧
焉漁潢之詩有以新為工者有以竒為工者新如蠶絲
出盆遊光濯色天女散花幽香萬片竒如夏雲怪峰千
態萬變世之能詩者何足以知漁潢之詩余愛之深故
不覺其言之長矣

鳴脚園詩序

天下有名山五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歷陳衛淮晉之
郊所見諸山謂足以當之陋矣論詩亦然自余之論詩
海內能詩者二十年來殆盡識之大都一峰一壑秀拔
在望未嘗不驚歎稱絕今得學山之詩則振衣嵩岱之
巔視他山直培塿耳余廢然悔鄉者之論顏之推云觀
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余誠陋也昔韓愈張籍之
在京師四方之士以文章造請者皆樂為之稱引成盛
名流傳當世今而知兩公之失士正多矣學山隱居海

上而雅好詩初亦根柢於歷下集英略穢能復變化出
之發響焱攸落手芋眠譬石季倫觴客俎饑穀核不離
世品而麟脯鳳炙間出天下所未嘗之味世之以詩懸
國門者未足多也夫五嶽之遊有心者筇跡思遍矣海
上三神山青瑤拖盪罕有津逮者學山之詩殆亦猶是
乎是為序

龍標詩序

余少時曾識龍標于濟南不知其能詩也距今四十餘

年得其詩讀之龍標亡矣龍標之詩矜聲調芟繁蕪不
脫齊音間作楚些大率多宛轉沉吟侘傺悲怨之作如
雍門之琴子野之笛荆山之泣也今夫人之傳殆有幸
焉龍標才氣騰踔睥睨羣流特以遭遇迍邐故其詞傷
其志瘁而磊落不羈之槩猶浮動毫楮間比之王右丞
凝碧管絃詩益妍妙未減才人曠致矣聞其晚年以著
書自娛有時徵朋呼酒蠟屐命遊弔瑯琊之荒臺慨牛
山之禿樹徜徉歌嘯濯色磨光嗟乎龍標文采風流藉

以不墜蓋有詩篇存耳詎非幸與余昔在武昌同葉井叔觀李伯時畫唐平陽柴氏主臨渭水上靚妝戎服開幕府草木旌旗山川映帶想見清渭照軍容秦王為之動色時也龍標詩境庶幾似之

塞上草詩序

出塞詩唐宋人作者林立獨杜少陵前九首後五首睥睨今古罕有匹敵秦州近體詩尤刻深妍妙從未重趼其地者讀之如聞隴水鳴咽陰山感粟淒其欲絕而况

馬槊鐵衣結束戎行乎王之渙涼州詞黃河白雲宛然
玉門關圖畫即以詩論亦造截句神境古樂府勅勒穹
廬無以過之他作則卷舌同聲一丘之貉耳武功兩至
塞上得詩如千篇離奇鬱勃轍後陵前蓋武功平時雅
抱清襟擺落凡近穿穴書傳含英咀華故下筆光銍萬
丈非拘牽一切所及是行也出井陘歷雁門上不啻冢
渡無定河弔李陵蘇武陳蹟覽祁連賀蘭狼居胥瀚海
之勝故其詩入秦則為秦聲小戎鐵駟擊缶板屋也入

塞則為關山之曲戍臺明月羌笛梅花也大抵于馬蹄
盾鼻炙牛桐酒間得之諸體之工觀止矣昔之人樹績
絕域眺跼跼之飛鳶不有沉石立柱者乎武功抑然遜
謝也雖然出塞詩莫不俎豆少陵武功之詩實權輿於
三百篇小雅之楊柳雨雪國風之東山零雨反覆流連
姿態疊出武功涵泳變化以風人之致發諸篇什少陵
作又西河白豕矣丁丑夏至前三日

丹壑詩序

余嘗謂前之詩人無如義山子瞻之奇者義山之詩博
奧極矣撫拾羣書抉搜隱怪至於放誕風流清言麗句
雖自謂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譏阮籍夫誰信之其大
致欲效温段諸人皆出已下乃已西崑之冠也而韓碑
一篇則又不然闕其意既作韓碑何不徑效昌黎清廟
明堂曲中雅奏平日獮祭之繁無所用之世之徒以艷
體目玉溪生者淺也子瞻之詩泉源萬斛其涌也莫可
端倪其渟也渺無涯涘夫詩至元亮子美觀止矣沿波

討瀾通津委注譬之黃河所從來遠而崑崙之墟去嵩
高數萬里尚可溯而識之咄咄坡老世之論詩者有重
趺追尋望風謝路已耳是以竒也丹壑瞻學多通才辭
美茂集英略穢駢羅橫陳故為詩也事出於沉思義歸
於翰藻官侍從有年閉戶著書嗜好特殊其詩竒其人
竒也歐陽永叔云學士一官非文章不可當代著作之
林能詩者亦多矣丹壑分其才技可了十人即他人所
作遠次于丹壑亦足以薄風騷立壇坫不知丹壑之詩

遽與之論義山子瞻之詩可得而聞乎王道充得相鶴
經飄然有乘氣御風於天地間之意顧所蓄皆胎禽凡
鳥夢想青城芝田知無從問涂耳余讀丹壑詩驚歎稱
竒而悔鄉之為詩也衆吹竽焉又建鼓而從之亦甚惑
矣

芝亭集序

余嘗謂宋人之詩黃山谷為冠其體制之變天才筆力
之竒西江詩派世皆師承之夫論詩至宋政不必屑屑

規摹唐人當宋風氣初闢都官滄浪自成大雅山谷出
耳目一新摩壘堂堂誰復與敵雖其時居蘇門六君子
之列而長公虛懷推激每謂效魯直體猶退之之於孟
郊樊宗師焉矧其他耶匡廬彭蠡之勝不乏詩才前乎
山谷者有臨川焉有廬陵焉山谷之詩力可以移王歐
之席而其盤空硬語更高踞於梅蘇之上所謂西江詩
派也毛子芝亭蓋西江之學者以秋官郎棲遲冷署蕭
然自遠位置偏豪故詩格亦似之僦屋委巷放衙回茗

椀爐薰高吟長嘯排成詩卷輒袖以就正于余而余亦
樂得芝亭之詩而論列之今芝亭一麾出守衝牂犵之
蠻烟聽再駝之夜雨山谷入黔而詩境益進芝亭可知
矣昔山谷寄孔毅父云如某子之詩皆可望以名世子
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絕塵萬里芝亭勉
乎哉予為之序欲以示天下後世知今日西曹多詩人
不獨前嘉隆時王李輩文采風流照耀白雲司也康熙
戊寅嘉平月既望

叢碧堂詩序

余少時愛讀白陸之詩。岷景暮眊，益癖嗜。每當侘傺，
忼鬱胸春，莫解之際，一攤卷，心目曠怡，無異塵疴之去。
體余齋，僅三間，日眠食其中，櫛榮下置，柵以衛餘地。二
三笏種菊數本，室以內無長物，鬢絲禪榻，風雨蕭然。几
上白陸集在焉。此外南華楞嚴二者而已。他書皆束皮
高閣，即陶淵明詩亦不一寓眉睫也。淵明之詩要當與
一丘一壑者共之。若夫白陸之作，掉臂遊行，脫手皆有

生趣多至數千百首隨時即事無非快境殆所謂近於道者與杜少陵詩非不多且深其大致悲天憫人雉噫鳳歎憂思約帶齧憤無膠勢必苦吟髭斷不免於耒陽之一夕雖崛竒之氣不以千載讓人而飭顛之誚亦隨之說者謂天寶之季遭遇使然王右丞生亦同時僅傷心野烟一篇耳詩之得於性情者各異遭遇非所論也余之所以嗜白陸蓋於詩外求之矣雪崖之詩其權輿未嘗不自少陵入力厚而思沉久之漸造平淡無鏤金

錯采之痕而饒初日芙蓉之致詩之多勝於白陸茲以
第四集示余吹氣若蘭弄驪取珠斲輪匠心出之以自
然風拊花落水散苴踈不以當其快境雪嵯臞羸善病
病則焚香掃地而坐旬日不飮病良已人疆之飲不過
蕉葉三合啜苳湯則十倍玉川間與至棗花寺僧房對
奕日春忘歸恢諧啁笑似東方曼倩郭舍人之流再與
之揚扝今古縱懸河之辨聽者豁然自是君身有異骨
世人那得知其故雪嵯之謂也余齋中白陸而外又安

置雪岬此卷白陸篇章實與余衰暮相宜是以篤嗜之
雪岬兼香山劔南之長得之叅悟而近於道如伯牙學
琴於成連刺船至海上波聲汨沒山林杳冥作水仙操
也余將以薔薇露浣手並南華楞嚴日披讀一過矣

木齋詩序

余嘗謂後人之訾警歷下亦太過矣歷下縱有可議議
之斯已耳何至僂指其字句擗捨其篇章謂為風雅之
下流聲偶之極弊乎百年萬里我輩中原浮雲落日黃

金白雪自蹈重複臭腐之謂而又引海陵生之戲語以痛斥之發軒渠而恣狂噬初不解其何意也李義山之論盧駱王楊曰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詆毀之至仍多含蓄杜子美則以為別裁偽體不廢江河故千古之知詩者莫子美若也夫隱秀之說昉於竟陵後人攻歷下兼攻竟陵今不數十年而竟陵之學光沉響寂攻者之學傳之者幾人求如王李七子執橐鞬立壇坫奔走一世於嘉隆之間政未可必也歷下詎無可

議使竟陵諸人與之並聚於一堂壁言彼張儀出而從人之約皆解又如樊噲英布雖善用兵然終非淮陰敵也亦可以見後人之陋矣木齋之詩權輿歷下槩其平時似不專力于詩者長髯大腹磊落個儻天資絕世豪氣間作發之吟咏於七言律尤踞其勝吾甚怪夫窮年專力於詩自矜風雅者偏不若木齋之工也謝茂秦有言凡作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異繭縑絲所謂詩家四關木齋兼之江左之彦

黨護鄉人而近日之訾警者亦復不少謂其多游夫之口號畫客之題詞甚矣詩之難也少陵不薄今人愛古人庶幾近之矣

艷體詩序

艷體詩原於毛詩國風之有鄭衛小戎之章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東山之什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此艷之至者故紫陽以鄭衛為淫風後之學者多非之漢唐已來張衡有同聲之作繁欽著定情之句下暨子夜清

商西崑香歛諸篇溫李段韓諸人亦云艷矣假使尼山
而在亦必不刪之則以鄭衛為淫風誠非也謂艷體詩
可以弗作皆未讀毛詩者也從來有老莊之玄言即有
徐庾之麗句亦文章之不可闕者余同年玉峰少宰偉
人也體豐才雄大腹便便可容十人饌趨朝啟事聽鷄
唱盃櫛畢飲斗酒噉一生彘肩而後登車呵道以行泊
放衙退食輒復解衣盤礴揮毫落紙如飛日所作詩文
不下數餘篇甫脫橐即以示人觀者駭其摩壘堂堂旌

旗變色是乃昂藏豪邁者之所為及讀諸艷體詩則恍
乎遇藐姑射之仙肌膚冰雪綽約如女子所吟弄者才
人正未可測也余嘗謂大風垓下咄嗟而辨格古音諧
劉項何以能之唐太宗功業雄卓所為文競靡闕華媽
然兒女嬉笑之聲如溫泉銘小山賦又嘗學庾信體斯
亦竒矣而最竒者莫若陶淵明之閒情賦柔心麗語竟
出於高士之口宋廣平之賦梅花風流冶宕此何以說
歟大約毛詩有興比有美刺正變總歸於得性情之正

而止昔人所作多具風人之致由此推之即河間婦一
傳亦必別有寓言非柳子厚淫褻之辭可知也先生之
艷體詩其淵明廣平之賦乎惟善讀毛詩者乃足以知
之

楓香集序

詩變而日新則造語命意必竒昏詩人之才與學為之
也夫新非矯也天下事無一不處日新之勢况詩乎顧
以詩之新者譬之文錦焉織以天孫之巧濯以蜀江之

波而後天吳紫鳳其色鮮也又如湛盧焉采五山之鐵
精鎔六合之金英而後龜文縵理其鋒淬也不然沿常
襲故率以舊窠俳體充斥滿前今與昔一丘之貉是以
塵飯土羹充大官之饌也可乎哉即奇亦非怪與誕也
自有風雅以來學者之心思日出陵今轍古自具機杼
昌黎所云巧匠斲山骨險語破鬼膽庶幾近之若夫詩
中奇字亦前人所不廢班馬等賦所以使人頹耳鬼目
者正由時出奇字以映帶於行墨之間吾黨之士雅懷

復古其誰不願熏班馬之香而上子雲之亭也耶子青
楓香集一弓其才長其學異其句之佳者如三閭竹子
桐孫屋一尺荷莖蓼穗泥老木晚風聲瑟瑟小花秋燄
影垂垂晴雲襞絮參差出新雁迎風次第飛紅透楓香
霜後葉白開蕎麥晚田花夕陽半露烟中塔黃葉全遮
郭外樓蘆筍乍抽三寸碧柳絲纒放二分黃麥浪翠邊
風舞燕花鬚紅外客騎驢斜日靄紅秋雁腹野花香抱
晚蜂腰紫叱撥穿秋柳綠錦屏風映暮霞紅最愛白雲

連絡處更看蒼雁兩三行白菡萏垂經雨重紅蜻蜓出
帶香飛殘星數點月將落老屋一燈門未開求諸晚唐
諸人集中政不可多得矣余嘗謂少陵之稱庾子山曰
清新何今之為詩者耳濡目染陳言弗去夫已之唾已
及於地曾未聞有復納諸口者而顧甘拾他人之殘瀋
含咀不吐可乎世縱有一二好奇之子非白頭遼豕則
搜神述異此也傷於無竒彼也又竒之過而不經吾知
子青必哂之惜之故其為詩也新而不靡竒而有則新

如山川之出雲竒如淮陰之用兵蓋天地清淑之氣萃於詩人而以其才與學播之風雅能如此可以張吾歷下之軍無疑矣

紀盛詩序

士君子讀書破萬卷按其才氣光怪鬱蒸思一從軍絕塞遇事見竒得於秦關漢月雨雪楊柳之間磨盾鼻以草露布而文章出焉即不然鏘洋螭頭日給筆札為朝廷頌德歌功紀颺美盛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

璧其為文章亦炳蔚而可觀也若夫棲心禪悅吟唱往復於白蓮社中相周旋乃陶淵明辭彭澤以後事耳既已幸際

聖朝無暇計此以故文章瑰偉之士或為曹郎或列侍從凡夫郊廟歌辭平鏡鼓吹柏梁温室應制諸作自不讓他人為之又豈方外所得與耶今諸君與雲峰之詩同紀一時盛事是嚴徐東馬竟與支遁慧遠一流同聲賡歌亦奇矣哉諸君之詩詞可莊誦而思致閒適雲峰

之詩意態橫生而藻采尤踞其勝應制鴻篇忽於精藍
名梵鬢絲禪榻中得之此又文章之瓶美也余故披讀
而樂稱道之

龔叅軍詩序

今夫天下事之奇者莫如海市茫茫萬頃森漫浩盪之
中海不自知其市也而由人觀之則忽而城堞戟幟焉
忽而人馬車橋樓臺樹木焉變幻神妙在須臾間誰其
臆測之者故或以為蜃所吐或言洲島神仙小試其術

以為娛戲之具皆非也夫蜃一介族之細耳何能如是而安期羨門輩又太勞而多事矣吾以為海之大無所不包而其光怪鬱蒸沉塞陸離之氣徃徃不自遏抑而鬪華逞巧於青瑤白榆之間此其所以市也而詩文亦然彼屈原之離騷蒙莊之南華以暨三都兩京之賦子美太白之詩豈非其學如海而發之為市也歟嗚呼竒矣龔子佐郡東牟瀕海百餘里每於暮春新夏之交旭日半晴條風微扇鳥聲清越天色蔚藍海市出焉登高

憑襟而觀之而歎造化之奇所得非淺故其為詩也有
時整兵駭鼓有時拈花微笑有時神囂森立仙的孤臨
而復多煙雲吞吐不可思議之狀其學海也其詩市也
龔子何可測矣況佐郡多善政可紀脫使淬干將之飛
光刷俊鷲之勁翮必有措施炳卓者而顧以之沉埋下
吏誰之過歟余別龔子五年老態龍鍾又留滯金門未
能如蘇子瞻之來海上以耳目煩神工也能無悵然

使蜀草序

陸次山奉

命講學齊魯治裝少輟手編使蜀詩示余余嘗嘆天下
山水之奇蓋無如蜀者而文章之士亦然漢唐已來司
馬相如王褒揚雄李白之徒可謂奇矣宋之眉山長公
尤奇之甚者其為文章也泉源萬斛雲行風偃一意孤
行飛揚跋扈凡古今著作家縱號宏博無不可溫尋端
委探闕涯涘獨至長公所謂神仙中人未有能識其所
以然者後則明之楊新都以風流倜儻之才掉鞅詞場

亦未易多邁也豈非其山水既竒一徃清邁之氣槃勃
鬱蒸發于數人之文章然歟夫瞿塘三峽水駛而險劔
門巫嶺赤甲白鹽諸山尖峭而挺拔峨眉之峰更矗天
半實陵轍他山水不屑雷同故其人之文章亦猶是也
考之古人如少陵放翁蜀中之詩皆與山水稱而當其
入蜀時道涂所經馬蹄籃輿所至陳蹟寓目馮弔流連
亦無不見之篇什形諸咏歌者次山使蜀所作詩殆本
乎少陵放翁之遺意而得之故其詞旨裕綿風格淵雅

三復茲編想見先生坐浣花草堂酌郫筒酒劈碧鷄坊
十樣蠻牋麾豪落墨時也雖然齊魯之邦山有日觀峰
之高水有東海之大可與蜀並次山於是巡遊其地擁
準比而講學焉英辭硬語駢出橫陳次山之詩之富於
使蜀可知也次山館甥趙子維炎附詩一篇于卷尾灑
灑千餘言句云紀遊展吟帙山水盈烏絲清新妍妙亦
一時之詞傑云

兼隱堂詩序

詩有源流正變學者於古人一家之詩含英咀華輒詡負其才伎以成篇章非不自號作者而為之沿波討瀾尋端竟委則實難言之蓋詩之為道上下數千百年作者林立必按其人代考其源流根柢而詩始出如黃河然歷積石踰流沙探崑崙之墟而後四折九派以暨乎尾閭歸海是也不然可與作詩必不可與論詩風雲月露脫手滿紙去古人實遠是猶夫觀黃河之一曲神颺奔浪已驚為耳目之竒也其為詩罕有津逮者三百篇

之正變諸體畢具或託之鳥獸草木以引伸其興比之義或勞人思婦貞淫美刺旨趣之不同非好學深思誠未易心知其故也雨峰雅嗜古人之詩嘗為余粥粥言之源流正變條分縷析此豈淺學所可咄嗟辦哉今夫論詩者莫不上溯漢魏下訖四唐縱有歷下竟陵各逞其態究未有蔑漢魏四唐之俎豆者余以為風氣迭易牴牾易生何不直追三百篇進而益上風雅頌之規模歷久不祧四言之中不已彙括五七言而露其端倪闢

其堂奧乎兩峰沉酣以入通倪以解故其詩波瀾老成
光輝發動體製必摹古人而意到神行削筌瀏莅所謂
潘陸之華綺季之實殆其兼之余每樂與之論詩欲明
詩道之所以然也昔杜陵詩史也別裁偽體而戒後生
之指點流傳殆于源流正變之間反覆三致意焉彼無
端之吟唱直衙鼓耳雨峰自此執橐鞬於騷壇睥睨一
世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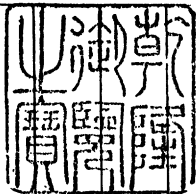
石樓和蘇詩序

昔人作詩有擬古者無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見於蘇公之和陶當公謫居僦耳寘家羅浮之下獨攜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諸芋因自謂半生出處較淵明為有愧故欲以晚節規摹其萬一今按其詩自時運以至劉柴桑凡一百有九篇大略依陶韻為之至其記事用意則又兩人各不相襲以是知詩道之大惟眎其人自為闢闔而非一切拘牽聲韻者所得叅也世之為和詩者吾竊疑之河梁之咏彼訓此唱已發其端

讀之如見蘇李當日促席對語時魏晉而下以迄於唐
和詩者日衆然有意相呼應而韻別者有用韻而頓放
次第各異者步韻之詩唐元白皮陸諸家為最而後之
學詩者遂尊之卷舌同聲擬足並跡搢搢役役於一家
之體制一時之情事其為詩豈復知有變化哉石樓之
和蘇也本乎蘇之和陶也和蘇而不泥於蘇亦猶蘇和
陶而不囿於陶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禪僧
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只自抒其胸臆所欲吐而隱

然與之神行意會斯亦奇矣夫蘇之在儻耳也閱歷已深故其詩蕭散醞藉感慨而有餘悲石樓以文學侍從之臣改官郎署生平不可謂不遇而要其偏仄鬱塞孤行於當代浩浩落落豪宕不羈悉發其奇情藻思以追和蘇於千載之上蒼然而幽充然而艷極鑿刻瑰異之狀則與蘇之旨趣微合而蘇以陶之一體和陶石樓以蘇之全體和蘇此其所以追和古人以能變化為獨工也蘇公自謂作詩如泉源萬斛昔人稱陶公詩若絳雲

在霄舒卷自如觀陶與蘇可以曉然於石樓之詩矣



古歡堂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歡堂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勳

謄錄監生臣孫鯤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五

戶部侍郎田雯撰

序

龍竿集序

余於甲戌春重來都下華顛白紛問學荒落遂緘口不復論詩以故四方文章之士以詩見投者亦從不一卒讀猶入五都之市觸目琳琅綺繡徒驚其翠粲流離已耳大抵架上之蟬穴與枕上之蝶鄉兩相遭輒兩相棄

也獨王子方若殷子彥來剥啄造門則不禁披衣以起
又復攘臂論詩命觴浮白歡然意得夜分不能去顧以
二子工於詩而知不病余言之寡當也彥來之詩雅淵
疏朗焱攸裕綿古人所謂初日芙蓉鏤金錯采庶其兼
之歲寒吟諸篇早已膾炙人口蓋其才勝也方若齒壯
于彥來則以學力勝平日讀書得力於左丘明檀弓屈
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以及唐韓柳氏故其為詩如
終南太華之峻拔沈雄虎豹龍蛇之騰攫變化元虞集

自比漢廷老吏方若有焉至於精能之極間造平淡則
又停雲淵泉朱絃清越方若固無所不該也吐吐彥來
將相爭乎抑相讓乎吾知二子分幟詩壇政不必有瑜
亮之歎矣今夫學者之論詩也必泝其源流考其正變
而後詩之道乃全歷代已來作者幾千百家矣古逸樂
府河梁十九首非三百篇之續響乎建安而後不可無
嗣宗矣六朝而後不可無子昂太白矣退之之琴操可
叶元音韋郎之五字直追正始鍾嶸詩品徐陵新詠唐

人選唐詩下暨高廷禮之品彙馮北海之詩紀諸書分
門別苑沿波討瀾其道至今日而大備設執一卷之書
守偏家之說以求風雅之侶佛非不自負通才究亦木
偶人之衣文錦耳方若好學深思於詩之源流正變無
疑義所以與之論詩有合也昔少游文潛同學於子瞻
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余誠不敢自居於蘇方
若彥來二子其在秦張之間乎余老而廢詩姑與之論
詩以自飾其齷陋云

鹿沙詩集序

夫詩盛於唐尤莫盛於盛唐王孟李杜世皆俎豆之矣
猶夫今之為文者率學歐曾尋聲擬跡非不貌似古人
吾究不知其神理安在也宋人之詩與夫唐人之詩渠
有異道乎惟其生於宋也二程邵子競趨理學遂以訓
詁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南轅以後楊誠齋輩又
俚俗過甚於是談風雅者一槩抵牾皆窳之謂宋詩為
非譬啜狂泉而病呻吟也嗟夫亦嘗攬撫宋代梅歐王

蘇黃陸各大家之詩按其篇章而一閱其大略否乎東
書不觀之徒寓目雲淡風輕一首輒詆宋人之詩比比
是矣余嘗謂學詩者宜分體取法乎前人五言古體必
根抵於漢魏下及鮑謝韋柳也五七言近體則王孟錢
劉晚唐溫李諸人也截句則王李白蘇黃陸也至於歌
行惟唐之杜韓宋之歐王蘇陸其鼓駭駭其風瑟瑟旌
旗壁壘極闔闢雄蕩之奇非如是不足以稱神明變化
也學詩者何分唐宋總之以匠心求工為風雅之歸而

已然夏夏乎難之劉子鹿沙恢竒多聞深沉好書自三百篇之後上下數千百載無不追溯其源流宏該包搜盡作者之能事苦於學故工於詩於七律更踞其長北省集若柯篇藻思空涌濯濯英美殆欲合唐宋而一之哂彼牴牾些窳者之陋而無繚疾破碎之觀余為之稱賞不置當今右文之日士之以文章名者政不乏人以劉子位置其間吾知温子昇可獨擅鄴下也劉子既工於詩尤精研於歐曾之文他時鏘洋

帝廷以遠蹤於騷苑之班余將以觀其詩之進境也劉子勉乎哉

詠齋詩集序

詩之變而日新也誰昔然矣作詩者之心思猶山川之出雲晴陰朝暮不同而各成其峰巒烟雨之態不然沿襲故常徒拾前人牙後慧是無異繪雲於壁而異其峰巒煙雨飛動無已時也烏可得乎以樂府論之漢魏歌辭唐山夫人十七章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

出詩體遂變雖六朝之鮑照唐之張籍王建尚沾沾規
摹乎古總不敵昌黎之琴操十首為變而更奇也厥後
元楊廉夫明李西涯輩別闢新境渠非瑰意雄響哉李
太白工於樂府矣杜少陵何以不作乃變為兵車行哀
江頭前後出塞石壕吏諸篇大槩可知也再以截句論
太白之作擅美詞場少陵並生於盛唐不得不矯枉為
之獨叔一格寧甘飯顛之誚務避雷同之跡因以知西
子之笑顰邯鄲之跬步今與昔一丘之貉皆作者所斤

然弗屑也余嘗以此論質之同年友詎齋先生意相照
合今讀詎齋之詩令人遊心駭耳咋古避席新而不詭
變而一歸于正五言古詩氣骨深穩體集衆妙子夏之
止義禮莊周之道性情左思之詠史阮籍之詠懷靡不
隸之歌行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沉鬱縱橫所向無前
五七言近體則蘭芬玉潤蠶絲牛毛不足擬其精潔也
截句則豪鷹掠野獨鶴叫羣不足比其雋邁也至於樂
府又復自成機軸不囿於籥籥而房露鏡吹之遺意可

以靜會異哉先生之詩一至此矣合而觀之詎齋之詩
官西清舍人時一變為曹郎一變在黔一變今講學於
齊魯又一變日新而日工此其所以不可及乎夫魯人
申公齊人轅固皆善詩者也千百年來詩失其傳久矣
詎齋毅然以詩教為己任講明申轅之學散華落藻沾
丐遠近士之揚風仡雅遊於詎齋之門墻者不啻登洙
泗之堂觀洋洋大國之風而興起焉詎齋之為功於齊
魯不大且遠也歟故並書之以為序

醒齋詩集序

往與余同年醒齋先生論詩謂今之為詩者言漢魏兩
晉六朝四唐南北宋家持一說紛無定觀邇而上之何
不直學三百篇是猶叩萬石之鐘伐靈鼉之鼓古樂縱
不可復自與繁箏哀笛靡靡之凡響有間也夫三百篇
詩教大備然大雅三頌與典謨訓誥無殊可以莊誦而
風人之旨與夫作者之思致敦厚和平之音聲則具於
國風小雅尼山所云興觀羣怨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蓋

於國風小雅中居十之八九焉間嘗取而讀之不必概舉其全如碩人小戎七月東山諸篇國風也四牡北山蓼莪大東小東諸篇小雅也流連吟咏衆妙畢出所謂詞不能宣圖不容繪而詩傳之者也善學三百篇者屈原變為離騷莊周變為南華何莫非自國風小雅來也前人之論詩也詳矣乃謂蜉蝣鵝羽不如騶虞鵲巢民勞板蕩不如卷阿旱麓閔宮之章清廟之什不可與免且之野人采芣之婦女同日而語嗟夫後人拘曲之見

能免匡稚圭所軒渠哉漢魏而下數千百年作者林立
而以學者之深思篤嗜曾未聞有專言三百篇者雖然
又竊疑之世謂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
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前人媿
媿言之然求如三百篇之片語政不可得抑又何也此
學三百篇者之難也醒齋先生聞之每以余為知言今
讀先生之詩冲然復古涵泳於三百篇之神理而得其
遺意及其藻思之橫溢鬪艷爭竒探幽排晷則又該括

歷代作者之長其度槃姍容與其詞簡筭瀏蒞其旨究
歸於敦厚和平而止古樂可作絕非靡靡凡響所謂風
雅之侷佛其在是乎昔者先生嘗講學於大江南北矣
余以乘韋之先糠粃之前名與位遠遜於先生而於文
章得失之林人才抑揚之故徃徃有合蓋論文與論詩
其道同也大江南北多奇士鄉為余與先生所亟賞者
今猶萃於都下如王子方若殷子彥來桐高輩游光揚
聲各以風雅著美余欲與之共讀先生之詩可以無疑

於余論詩之大槩矣

豐原客亭集序

詩之道大作詩者必其人磊落英多陵轢儕偶而後有
開廓心胸推倒一世之槩昌黎所謂李杜文章光銜萬
丈是也夫青蓮天姿既高才思奔放稱著作之雄矣按
其篇章神理靜深而縝密間不容髮如所作古樂府法
度準擬古人譜之管絃猶是房中鏡吹之遺意少陵之
詩於晚節尤細似非憑依才氣之所為而其中夭矯挺

拔沉鬱瓌竒之觀非易測識樂府變而又變截句不屑
苟同何其豪也世之人俎豆李杜而不知李杜之所以
然者又豈少哉雖然詩道大矣數千百年来李杜而前
李杜而後叙述不一種源流不一派學者勢必馳騁縱
橫於古今上下之間以身入乎罪鬼浩渺之途冀為吾
詩之進境噫詩道誠大無得以雕蟲淺言之不然循拘
墟之見曰李杜李杜云爾此何異守一花一卉而忘園
林春風之無盡藏也是漆園生之所笑為醯雞者也趙

子豐原貫穿六經左史旁及離騷南華又力探歷代諸
大家發為吟咏靡體不工公車來京師示余客亭集一
編光鋠動盪莫能迫視然此亦只其半豹耳昔蘇子瞻
見唐人劉夢得竹枝之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
追也余於豐原云然

丙臣詩序

古人之詩學為之乎抑其才為之也間嘗俚指數人論
其大致如初唐之盧駱王楊蓋以學勝矣高岑王孟為

盛唐詩人之冠果亦以其學勝與夫高岑摩壘堂堂各
成一家而讀之數過尚存組織鍛鍊之迹獨至王孟則
尤擅其妙余每讀王孟之詩謂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
落人中幘間境靜神怡不可思議所以為詩之至者又
竊臆測其所從來似其胸中腕底生平得力亦不過數
卷之書非若中壘之廣覽茂先之博聞特其落筆異耳
此正所謂才也才非十倍曹丕之謂而天姿之高領悟
之竒之謂也學王孟而不得其什一猶越雞之不能為

鵠才不足故也以此論詩詩可知矣趙子丙臣之詩摛詞精該用意閒遠俛視一切掉臂游行殆如天馬之不受羈而實有按轡雍容之樂非以其才勝乎矧日於此熏班馬之香而吞潘陸之華詎易量其學之所至也余欲為之割半羶矣

西山紀游詩序

西山去城不過數十里每於退朝時馮輿望之排闥青來雲垂煙接洎歸僦舍則屋垣障蔽不復見遠峰一角

欲效阮嗣宗破四壁以看山鳥可得也鄉者余官西清
舍人休暇裹糧曾三探其勝槩然亦僅信宿於碧雲退
谷而止即或紀以詩歌落落數章不足以盡翠微之大
致西向而笑輒愧山靈矣吾儕平日無濟勝之具又鮮
登高作賦之才日困坐蝸牛廬中無以託懷寄興亦甚
陋矣黃君自先以冷署餘閒徧歷西山歸而輯其紀遊
之詩累七十餘篇篇各有紀一再讀之冷然善也夫康
樂之于永嘉子厚之在柳州可謂取暢遊情者子厚無

論已康樂伐山開道卒徒千人雖窮巖壑之奇趣殊厭
車馬之喧闐黃君策紅藤杖隨一赤脚長鬚攜軍持不
借而往自是詩人本色故遇夫奇峰幽澗精藍名梵喬
木修竹煙村茅舍莫不各有詩矧當斯時寒蕪落日秋
隼槃空眺柘嶺之白雲踏柿林之黃葉而其詩亦夭矯
變化娟秀蒼涼詩之美殆非一境也黃君擅詩名有年
故詩日益工自有西山以來前後作者皆遜謝也余於
西山不再遊即遊而亦無詩俵俵然煙巒雲霞之往來

於几席間而已讀黃君詩可以當少文之遊矣

紫鈞制藝序

今夫古文與時文無以異也浸淫乎六經出入於兩漢
可以言古文矣而時文尤夏夏難之以儒生挾兔園冊
侈談六經兩漢之文猶未足以合八股之繩尺不得不
墨守傳註拘泥篇幅甚至揣摩聲調以投世俗之好尚
歐陽公所謂順時故也天下魁壘傑出淵穎秀拔之士
往往為時文所困既不敢肆力於古又不欲詭隨於時

束髮受書皓首窮經而庶幾於一遇者有之何其難也
余嘗論人之受才不同故為文迥別譬彼蠶絲黃白而
繭象焉若乃會稽野繭從江淹集壁魚化出繅而為絲
遂成異錦此殆造化之靈竒天地之慧巧豈區區蠶婦
所可一槩論乎知乎此又可以言時文矣趙子紫鈞南
宮甫掇出平日所為文百餘篇梓以行世請余序之余
為言時文如是古文亦復如是而紫鈞之文與余論有
合大抵以魁壘秀拔之才發為光昌俊偉之觀文章之

技觀止矣蓋其受玉峰先生之訓趨庭詩禮好學深思
得於六經兩漢者既深故能馳騁上下擺落凡近所謂
異錦也天吳紫鳳翠粲而成章者也以之為古文吾知
班馬之香可熏潘陸之江海不足吞也古文與時文渠
有異哉余將與玉峰先生尊酒細論之

歷代詩選序

詩有昭明選體鍾嶸詩品著述家多宗之唐人選唐詩
可稱詳備而分集各編名目雜出學者不深晰其原委

第求諸次第議論之間鮮不望洋而歎罕有津逮者迨夫詩統正聲品彙諸書出由一入手遂可自號作者之林其間家持一說不可同堂而語如歷下竟陵躋駁牴牾膠固挂漏殆不知凡幾或傳之數人而一變焉或行之數年而又一變焉論非正派則不可以久學未闕其全則不可以底於成有志風雅者為風氣所誤大抵然也三百篇之後有離騷有古逸樂府漢魏以下歷代諸家風會遞遷源流斯別不得不涉之崑崙浩渺之途以

為好學深思之助蓋古人之詩闕其全則正派斯出如
是始可與言詩已矣馮北海詩紀所編按乎人代載其
全製僅及唐之初盛而止猶有不全之憾由此而中晚
以訖宋元明上下數十百年先後數十百家王半山選
唐百家曾端伯選宋詩元裕之中州集郭茂倩古樂府
下及詩乘古唐樂苑各選不一皆宜徧搜而博採之闕
一不可非然即其人可以作詩必不可與論詩况選乎
愚初學詩于聰山得少陵大槩後從宣城漁洋遊探明

唐人體格是選也耳。剽目涉沿波討瀾，多得之同學諸子所見聞者。然凡例仍多未詳，刪取容有寡當，必不敢公諸海內。開牴牾之端，貽挂漏之誚，聊以作有志風雅者之津逮已耳。此愚選詩之意也。

輟轅詩自序

丙子正月奉使祭告山川，高高淮濟，是為專職，而他嶽瀆不與焉。祀事方已，即以蠟屐命遊，槩探其勝，往往紀之文辭，綴以詩篇。而他山水不與焉，無何車轍所至不

一名區凡夫官柳長堤馬蹄帆腹之間都邑城郭梵宇
名園河橋花鳥之閱歷無不俛仰流連引懷莫置而於
山水尤為移情平時嘗歎西山在目排闥青來咫尺塵
嬰無由扳陟今於嵩高箕山桐栢王屋而外所過獨鹿
大伾韓陵蘇門夷門太行北邙諸山或遙矚其高峰或
近躋其層巔水則桑乾以西如洺水滏水漳水淇水百
泉水黃河以南汴水汜水洧水汝潁水伊水洛水潁水
五渡水潘水洧水清水沁水泝水或泛清渚或聆潺聲

按水經所注記而歌咏及之於以取暢遊情矣又嘗自
歎年來舊學銷亡霜隕木落每自悔吾少壯之誤所謂
壯不如人老將髦及縱為勝遊亦足悲也昔陸務觀平
生所作詩亦極盡其才致矣迨夫巴東小雨一篇尤欲
乞騷人之遺傷才分之窮而自憾其詩之不進矧如余
者復何掩其龕陋矣輾轉關在偃師城南為入嵩洛所
必徑之地故以名集

補刻山蘊詩自序

山彊詩刻始於壬子迄甲戌止內辛未壬申兩年無詩
凡二十二年合計千餘篇蓋甲戌之歲山彊年且六十
周甲子一紀矣陸放翁云六十年来萬首詩較之輒愧
其妙才十之一耳顧以聞道晚才與學之鈍且踈當此
華顛白紛舊殖荒落名心老退之時反覆諦觀復不知
何以忽自厭其多俵俵然追悔之無從也日惟思痛莫
而重刊之無何長夏病寂偶遇廢簾遂出舊稿初以土
羹敝帚無可一存再閱一過逐手莫釋如與故人久別

鬢髮各蒼一旦逢諸馬蹄酒肆間自不禁情之戀戀牽
縑袍弗欲遽去故又檢刻一百二十五篇附於甲戌卷
末前既悔其多矣益此祇堪再悔不免為世之識者譏
焉然妍媸每不自量性情實難割愛只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山蘊詩大致如陶隱居之嶺上白雲也乙亥六
月既望雨夕書

龍涼唱和詩序

范眉山先生龍涼記一篇詩八章和者百餘篇余偶入

真得於青溪之上選石臨流坐而讀之眉山具山水癖
凡車騎所至遇有洞壑烟霞即着屐杖策探竒抉隱流
連竟日不去又輒題名紀勝揮毫濡墨於縣巖峭壁之
間龍淙其一也夫永嘉綠嶂糧裹客兒鈷鉞澄潭塵消
子厚先生之於龍淙殆又過之噫滇之有龍淙久矣落
落數百年而傳於眉山之記與詩前此杳無賞其清音
者此東坡所以歎酈道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歟

霞裳咏物詩序

三百篇多言鳥獸草木如杖杜螭蝓諸什皆有風人之
旨下而離騷之於香草也蒙莊之于木雁也旁引曲喻
比事屬辭文章亦然皆可作詩觀也唐李巨山詠物詩
至六十餘篇然題不枯寂意少閒遠顏平原聯句大言
小言樂饒滑醉之作又俚而失雅子選唐人詩率闕而
不錄大抵才人作詠物詩非典瞻名貴在摹神寫照之
間則妙義寓言悠然行墨之外不爾均無取焉柳絮因
風起非謝夫人之詠雪乎袁海叟白燕一律當時自謂

擅場今得霞裳雜題十二章殆又過之世有識者可以附於風人之列無疑矣

抱經齋詩序

華隱之詩凡十四卷大雅魏存得三百篇遺意非漢魏以下也當世詩人蠻觸於唐宋二代之間向聲背實風人致短新奇紕越元音銷寂華隱嘗深夏之夫列子長風獨御荆卿旁若無人先生之詩如是彼箏笛之耳殆聽古樂而卧乎削韶大夏季札觀止沈沈隱隱何以尚

之華隱博極羣籍沿波討瀾壯思泉流清言雲委獨標
衆美斯文在茲二十年前賦考槃歌鳴鳴矣一旦雍容
侍從列嚴枚東馬之班又數年鴻翔鸞起騰霞躋漢掌
制誥陪宰相播休光於前席稱儒臣之文獻可不謂遇
乎嗟夫釋褐者流間多空踈藝圃談叢識者代其入地
自華隱視之康瓠周璞耳比者承明既厭莊助東歸駟
馬可乘長卿西返祖帳國門之外華隱擎觴揚顏笑謂
余曰當世誰可以注吾詩者元恪不䟽康成罕箋余久

焚君苗之硯謝不敏矣康熙己卯新夏

荆園集序

嗚呼南溟往矣遺編斯在讀之老淚淫淫也言尋聽訟
猶見寒棠遠顧空營唯餘衰柳我思其人寧無悲哉追
昔余與南溟初官西清舍人頽然一丞相掾耳客卿子
墨同調愁吟鳳歎雉噫擲燈檠於地者再而先生神姿
端遠于思皤腹開襟長嘯侏僚怨誹之音不作蓋風度
殊矣洎移諫垣位開府功業曷焜不廢哦咏惜湖華不

注之間篇什擅美今所存吉光片羽耳南溟上薄風騷
下該沈宋劉摭蕪詞包括衆妙譬入石季倫之室覩十
尺紅珊瑚便知其富敵國豈必盡發其所藏耶琅琅奏
議則抉賈董之竒作金石之響非誕譁僂偕繚戾破碎
可同年語也戊辰余撫夜郎時聞南溟謝病閒居讀書
江上張衡渾儀之後便賦歸田杜預沉碑以來遂停鄉
里無何雲迴廣柳路沒深松邈邈山河風流頓盡言之
傷已嗟夫余壯不如君老將髦及匠石廢斤于郢人牙

夕
生輟弦于鍾子讀茲編如經黃公酒鑪矣康熙己卯七

西田集詩序

世之論詩者拘官閥限南北禪蝨井蛙也京朝中雍容
侍從東方枚臯之徒出口多鳳凰池上語自號能詩如
是則非徐僕射沈侍中代無作者不幾令猿鶴笑人乎
雖然姚魏名花亦稱天然富麗而深林之下露菌霜菊
反謂丘壑過之又非通論矣昔人窮工之說小言破道

齟齬齧齧貧鬼相責於風雅頌何與從來妙若文賦尚
嫌綺語未盡彼蟲喧兩耳之薛能飯潁山之杜子美人
且譏之只可鬪僧清未足當韓豪言非無據故騶虞關
雎清廟生民未始不陸離翠粲也庾子山哀江南賦温
子昇韓陵片石一南一北誰置低昂佛助謨魏書好詆
南士無異越人之笑章甫後世選家以意為立取譽南
士而袒翰林如病呻吟矣若夫春婢弄雙聲又磽确北
土之音發軒渠已耳昌黎文惟其是少陵別裁偽體詩

固未可膠柱論也嘗持此論質之顓荄先生曾不河漢
吾言蓋先生自入洛之年負太原之望即深於詩者昔
沈約云吾少好百家之書身為四代之史江左風流未
有名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斯言唯先生當
之先生留連墳素揚抑性情鏘洋館庭藻思曷發其為
詩也獨標清吟波屬雲委不屑為唐人早朝俳體而歷
下竟陵殘瀟淨盡他人春華先生秋實也諸家淫蠹之
聲先生韶夏之樂也西田集乃二十餘年游歷所編如

蠶婦衲客酒樓吹臺新柳漁父盤山燕子磯等篇衆山
皆響接漢連霞兩下錢塘一渡富春江郎山上窅兀三
峰仙霞關前鐘魚一路噉楓亭之荔子眺謝客之石門
境隨意轉情逐言深雖成連鼓水仙而去列子御長風
以行未足班其詩格也悼亡作哀箏咽管又正中之變
矣余讀先生詩辟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
瀾烏足以論先生之詩以先生今日士之焱飛景附煜
霄其間者詞場殆徧而先生擅美推能風情雅潤嶮崎

歷落之槩無不罄折欣賞詩蓋肖其為人哉余行役袁
浦得湖隄截句三十章先生泚筆和之時當槐序麥信
風來倘如旦饑惟憂用老再讀先生新詩無謂世無萱
草也

韓祖昭制藝序

歲癸丑慕廬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主持風柄今三十年
海內之士頰首尊之蓋先生之文章原本六經出入子
史以求合乎程朱之旨卓為一家之言深沉變化則昆

湖也昂健峭拔則方山也體大思精則震川也微言名
理則臨川也後此若正希之湛奧大士之雄竒長明之
雋永文止之澹宕左巘之幽曲維節之岸異先生庶幾
兼之士之雅抱俊姿漁畋藝圃者無難以剩馥殘膏沾
勺腕下無如游光揚聲求具先生之一體政落落鮮聞
抑何故也江蘼可扈而海岸多逐臭之夫削韶在御而
俚耳競淫哇之響亦留心帖括者所莫可如何耳今先
生典禮樂策儒勲以斯道傳趨庭之彥祖昭髫年雋才

善承家學故其為文章譬三吳之綺繡會稽之竹箭荆揚之金蜀之錦南海之蠙珠文犀無不臚五都之市而其間揣摩先輩巧力精思又如輪人造車縣尺寸之度繩以微墨厥後規圍萬方不爽豪髮夫既入史館踐清班衣六經子史沿波討瀾探鴻寶之藏博極羣書凡厥著述光銛萬丈一旦

聖天子簡侍從之詞臣掌雷硯之制作吾知慕廬先生殆猶祁奚之薦午乎余不佞數年來徃徃致憾于文章

祖昭聲必奏雅言悉中理文章如是河汾大人不復援
琴鼓蕩什也

太倉王氏詩總序

太倉王氏詩學光昌芝廙揖山巢松蘆中西田搃萃一
集余叙于篇首有以傳卜氏之學也竊惟三百篇不復
繼矣十九首初自何來人代日新文章世變潘陸雖云
並駕顏謝豈必同聲建安有七子之稱大厯標十才之
目宋誇四靈但株守于恒徑明之三甫每拘牽于舊聞

即里署高陽門旌通德不愧才子之列未登作者之堂
大槩如斯未易更僕若夫材殊杞梓而幹聳雲霄器異
塤篪而響皆韶濩從未有王氏詩人之盛如昔沈隱侯
所云也諸兄弟江左風流烏衣門巷才居唐代無慚沈
宋錢劉生在謝庭不數封胡過末少日翱翔書園長亦
漁獵詞場落梅芳樹共體百篇隴水巫山殊名一卷開
羣玉之府觸目琮璜歎凡馬之空驚心駮駟余試論之
芝屨集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行雲天際舒卷自如淵

明云清謠結心曲芝屨之謂也揖山集如大風海濤魚
龍出沒落日孤鶻莽蒼高遠殆詩之豪境矣巢松集推
襟送抱竒思硬語馭才華凌轡今古如淮陰用兵非
樊噲諸將所及蘆中集善發談端精于持論研尋物理
領畧清言如達人禪理春花秋月詩格絕似高青丘西
田集逸興新情霏霏袞袞登高送目獨坐彈琴冷風入
懷青山排闥如探輞川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清遠况乎
東園高敞西第燕閒文酒相招觴詠連夕姜肱沒齒曾

尋共被之娛鍾毓生平不乏同車之樂雖其間或策名
天爵或獨步人師或入承明之廬或耽泉石之癖甘情
嘉遯則水樂興歌簪筆螭頭則芝房作頌此擅清才彼
搞麗藻棣華今譽薄安平之三張公謙詎言耻汝南之
二應昔老元之偷格律其謂之何若佛助之遭譏彈風
斯下矣世有真賞傳之其人余夙嘗嗜古早解稱詩非
不希風六朝委懷三謝絲繡東坡居士辦香山谷道人
今冉冉老矣又忽忽才盡三冬誤用從前書肆說鈴千

首徒存終是康瓠周璞世之讀太倉王氏詩者如開武庫五兵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綵唯其取者無與李氏花萼竇家聯珠漫一例吟研也

藥圃詩序

丙子春

上祀山川分遣廷臣余使嵩山木菴先生使衡嶽各持節捧

寶命以行由桑乾滹沱一路逕漳水而南遇先生于朝

歌旅館酒闌燈地先生掀髯謂余曰頃坐車中得二
截句薄暮柳陰旗脚轉却知前路有詩人又文峰兩地
崢嶸甚試看嵩山與華山蓋為余兼阮亭言也阮亭夫
子西使華嶽故先生並及之余滋愧矣兩人浮白大噓
夜五鼓登市車而別是日長堤官柳微雨沾衣先生弔
比干之墓過蘧瑗之祠莫不有作余僅述蘇門舊遊短
章半格而已人之以才限猶大江之于南北可怪也使
事竣較詩多寡予輟轅集七十餘篇先生得二百二十

四首登祝融天柱觀日出雲海怪變雄竒山靈巧匠風
雨爭飛烟巒出沒先生以三湘五瀦七十二峯収之襟
帶而詩之神境生焉又讀禹碑尋岳麓匡廬瀑布燕子
磯頭思風含臆言泉流吻眎余之唐突二室直傖父耳
昔元漫叟以文章待制闕下二風而外補樂歌十章云
國家追復純古饗祀鉅典必奏雲門咸池六莖九淵之
樂宣金石而正宮羽因補古樂之闕泊徃來湘南衡麓
間又作欸乃五曲夫欸乃為漁父扣舷聲楓林烟雨朝

暮猿吟而曲中疑有雲山韶濩之音何也後人謂湘妃
遺意終屬臆解大抵樂歌乃古詩之變也歟乃曲即竹
枝之流也漫叟以山川之秀風土之美娛娛混混入于
聲詩豈曰生民清廟不可與兔罝芣苢並傳乎先生南
嶽諸篇可譜管絃而馬上鷓鴣湘陰紅葉之作升降謳
謠紛披風什皆竹枝之別體余讀之悔不焚君苗之硯
也

黃敬園詩序

余嘗謂少陵之詩作者罕匹而三大禮賦弼中褫外華
瞻陸離直入文選之室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
咄咄少陵當不徒以詩鳴也昌黎文贈炙千載而其詩
如琴操秋懷南山衡嶽石鼓等篇排奐盤空鄉近詩家
翕然北面於文章偏滋諄讓何大復豈欺我哉當代有
深思好學之士可持此以論詩矣夫詩有以全體論者
有以隻辭論者首國風不可無二雅三頌遡漢魏不可
無兩晉六朝四唐雖曰路鼓絲於土鼓篆籀生于鳥跡

而風氣遞變新機穎發代各有人騷壇林立此全體之
論也湘瑟峯青實出鬼語吳江楓冷句或偶成而握徑
寸之珠斥荆山之璞則又傖父矣齊風鷄鳴云甘與子
同夢幽思妙理不出長笛倚樓上乎此隻辭之論也黃
子敬園偕余官農曹倚辦如左右手退食則肆力於詩
唐宋之間盧允言詩人也而司邦計掌度支皆為是官
黃子之才無多畏遜故其為詩激宕縱橫呼嘯吐納如
天風海濤魚龍出沒有時以大呂黃鐘鏗錡送響則又

清廟明堂之韶奏也集中全體畢工出入於少陵昌黎之間而單詞儷句更賞心不可思議彼世之學詩者摯虞小生吾知交綏引去已矣余老矣歸卧荒邨忽忽才盡酒戶中下禪理蕭寂烏可攘臂論詩惟日把黃子茲編纏綿欠伸於陳無已之吟榻也

古歡堂集卷二十五